

景明刻本
古今逸史

華陽國志卷第八

晉書常璩著

大同志

古者國無大小必有記事之史表成著敗以明懲勸
稽之前代州郡宜然自劉氏祚替金德當陽天下文
明不及曩世近以多故族祖武平府君漢嘉杜府君
竝作蜀後志書其大同及其喪亂然近在李氏未相
條貫又其始末或有不詳第璩往在蜀櫛沐艱難備
諳諸故事更序次顯挺年號上以彰明德下以治違

亂庶幾萬分有益國史以廣識焉

魏咸熙元年蜀破之明年也以東郡袁邵爲益州刺史隴西太守安平牽弘爲蜀郡金城太守天水楊欣爲犍爲太守後主旣東遷內移蜀之大臣宗預廖化及諸葛顯等并三萬家於東及關中復二十年田租董厥樊建並爲相國參軍冬分州置梁州遣厥建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晉泰始元年春刺史袁邵以治城將被徵故蜀侍郎蜀郡常忌詣相國府陳邵撫卹有方遠國初附當以漸導化不宜改易州將失遐外心相國聽留辟忌爲

舍人冬十月晉武帝踐祚

二年春武帝弘納梁益引援方彥用故黃金督蜀郡
柳隱爲西河巴郡文立爲濟陰太守常忌河內縣令
四年故中軍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結亡命刑徒得數
百人自稱諸葛都護起臨邛轉侵江原江原方畧吏
李高問術縛富送州刺史童策斬之初諸葛瞻與鄧
艾戰於綿竹也時身死失喪或言生走深逃瞻親兵
言富貌似瞻故富假之也

五年散騎常侍文立表復故蜀大臣名勲後五百家
皆依故官號爲降

六年分益州南中建寧雲南永昌興古四郡爲寧州

七年汶山守兵呂臣等殺其督將以叛族滅之初蜀以汶山西五郡北逼陰平武督故於嶮要置守自汶江龍鶴冉駹白馬氏種五圍皆置修屯牙門晉初以御夷徼因仍其守

八年三蜀地生毛如白毫三夕長七八寸生數里十年汶山白馬胡恣縱掠諸種夏刺史皇甫晏表出討之別駕從事王紹等固諫不從典學從事蜀郡何旅諫曰昔周宣王六月北伐者獫狁孔熾憂及諸夏故也今胡夷相殘戎虜之常未爲大患而盛夏出軍

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秋冬圖之未晚晏不聽遂
西行麋入營中軍占以爲不祥晏不悟胡康燒香言
軍出必敗晏以爲沮衆斬之夏五月軍至都安屯觀
坂上旅復諫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自上觀下反上
之象徵不吉昔漢祖悟栢人以免難岑彭惡彭亡而
不去遂陷於禍宜移營他所晏不納其言夜所將中
州兵蔡雄宣班張儀等以汶山道險心畏胡之強晏
復懷諫于時衆庶所怨遂引牙門張弘督張衡等反
殺晏衆夜亂不知所爲惟兵曹從事犍爲楊倉彎弓
力戰射百餘發且詈雄衆擊之盡見殺從事廣漢王

紹亦赴之死初晏未出蜀中傳相告曰井中有人學士靳普言客入東井井益州之分野憂刺史戒客人耳又有猛風是逆風其日觀卦用事若軍西行護觀坂門人向天井益可慮也故旅懃諫云卒如其言弘等遂誣表晏欲率已共反故殺之求以免罪其衆抄掠百姓廣漢主簿李毅白太守弘農王濬宜急救益州禍亂保晏無惡必爲弘等所枉害濬從之而晏主簿蜀郡何攀以母喪在家聞亂釋縗經詣洛訴晏忠孝而弘等惡逆事得分明詔書因以濬爲益州刺史加輕車將軍濬斬弘等益州平

咸寧三年春刺史濬誅犍爲民陳瑞瑞初以鬼道惑
民其道始用酒一斗魚一頭不奉他神貴鮮潔其歠
喪產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爲師者日祭酒父
母妻子之喪不得撫殯入弔及問乳病者轉奢靡作
朱衣素帶朱幘進賢冠瑞自稱天師徒衆以千數百
濬聞以爲不孝誅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傳舍益州
民有奉瑞道者見官二千石長吏巴郡太守犍爲唐
定等皆免官或除名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濬以
爲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松柏爲舟船惟不毀禹王
祠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祀於是俗無淫祀之俗

教化大行有木連理嘉禾黃龍甘露之祥三月被詔
罷屯田兵大作舟船爲伐吳計別駕何攀以爲佃兵
但五六百人無所辦宜召諸休兵借諸郡武吏并萬
餘人造作歲終可成濬從之攀又建議裁船入山動
數百里艱難蜀民冢墓多種松栢宜什四市取入山
者少濬令攀典舟船器仗冬十月遣攀使詣洛表可
征伐因使至襄陽與征南將軍羊祜荊州刺史宋庭
論進取計

四年春漢中都吏襲祚等謀殺太守姜宗以叛宗覺
堅守祚等燒南鄭市及平民屋族誅刺史濬當遷大

司農至漢壽重遣叅軍李毅詣洛與何攀竝表求伐
吳
五年詔書并濬龍驤將軍假節監梁益二州軍事除
何攀郎中參軍事以典軍從事張任趙明李高徐兆
爲牙門姚顯郄堅爲督冬當大舉秋攀使在洛安東
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侵請兵朝議征却須六年攀
同表可因今取之策皓必不自逆帝乃許焉冬十有
二月濬因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三水胡七萬人
伐吳臨發斬牙門將李延所愛侍將也以爭騎斬衆
莫不肅至江州詔書進濬平東將軍都督二州巴東

監軍唐彬及平南軍皆受指授別遣參軍李毅將軍由涪陵入取武陵會巴陵

太康元年春三月吳平攀毅以功封各有差以淮南胡羆爲益州刺史濬遷輔國將軍初濬將征問靳普今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普學術不貪榮貴卒於布衣

三年更以益梁州爲輕車刺史乘傳奏事以蜀多羌夷置西夷府以平吳軍司張牧爲校尉持節統兵州別立治西夷治蜀各置長史司馬

五年罷寧州諸郡還益州置南夷校尉持節如西夷
皆舉秀才廉良

八年武帝子成都王穎受封以封蜀郡廣漢犍爲汶
山十萬戶爲王國易蜀郡太守號成都內史

元康六年復以梁益州爲重州遷益州刺史栗凱爲
梁州加材官將軍楊烈將軍趙廞爲益州刺史加折
衝將軍關中氐及馬蘭羌反寇天水畧陽扶風始平
武都陰平發梁州及東羌鎮西討之不克益州遣牙
門馬玄尹方揅援之以鹿車運成都米給軍糧八年
廞至州雖崇簡約而性實奢泰畧陽天水六郡民李

特及弟庠閻式趙肅何巨李遠等及氏倂青叟數萬
家以郡土連年軍荒就穀入漢川詔書不聽入蜀益
州勅關禁之而戶曹李苾

按晉書李苾
乃侍御史

開關放入蜀

布散梁州及三蜀界汶山興樂縣黃石北地盧水胡
成豚堅安角成明石等與廣柔平康文降劉紫利羌
有讎遂與犍桐羌郅逢等數千騎劫縣令求助討紫
利大守楊邠撻殺豚堅而降其餘類遂叛殺長史冬
西夷校尉西平麴炳表出軍遣牙門將孫眺爲督護
萬人征之戰于常安大爲胡所破

九年炳以敗軍徵還晉夏用江夏太守陳勰爲代胡

退散

永康元年詔徵刺史廞爲大長秋遷成都內史中山耿滕爲益州刺史折衝將軍因廞所服佩初廞以晉政衰而趙星黃占曰星黃者主陰懷異計蜀土四塞可以自安乃傾倉賑施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弟庠衛六郡人勇壯厚卹遇之流民恃此專爲劫盜蜀民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戇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宜遷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隘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將移秦雍之禍於梁益矣又言倉庫虛無以應敵萬一告急必益聖朝西顧之慮由是廞惡滕州

被詔書已遣文武士千餘人迎滕滕以廩未出州故
在郡廩募庠黨羅安王利等劫滕大敗於廣漢宣化
亭殺傳詔者滕議欲入州城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
竝治兵怨邁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安任少城檄
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且觀其變不爾可退住犍爲
西渡江原以防非常滕不從冬十有二月滕入城登
西門廩遣親近代茂取滕茂告之而去廩又遣兵討
滕滕軍敗績自投少城上吏左雄負滕子竒依民宋
寧藏廩購千金寧不出尋廩敗得免郡吏皆竄走惟
陳恂面縛詣廩請滕死喪廩義而不殺也恂與戶曹

掾常敞共備棺塚葬之。廡又遣軍逆陳揔，揔至江陽，聞廡有異志，主簿趙模進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惟當速行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莫有動者也。」揔更緣道遲留，至南安魚涪津，以與廡軍遇。白揔散財貨募士卒，距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揔不能更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爲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揔不聽。衆拖揔逃，草中模衣揔服，格戰。廡兵殺模，見非揔，乃搜求，揔殺之。廡自稱大將軍，益州牧，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粲、巴西張龜、西夷司

馬龔尼江原令犍爲費遠等爲左右長史司馬參軍
徙犍爲太守李庠爲威寇將軍召臨邛令涪陵許弇
爲牙門將召諸王官莫敢不往又以廣漢太守張徵
汶山太守楊郃成都令費立爲軍祭酒時庠與兄弟
流驤妹壻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

按晉書作上官惇

扶風李

攀始平費佗氏符成隗伯董勝等四千騎在北門廡
使庠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陳不用麾幟舉矛
爲行五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廡等忌之
遂於會所斬庠及其兄子弘等十餘人慮特等爲變
又命爲督將安慰其軍還特庠喪其夜特流徹衆散